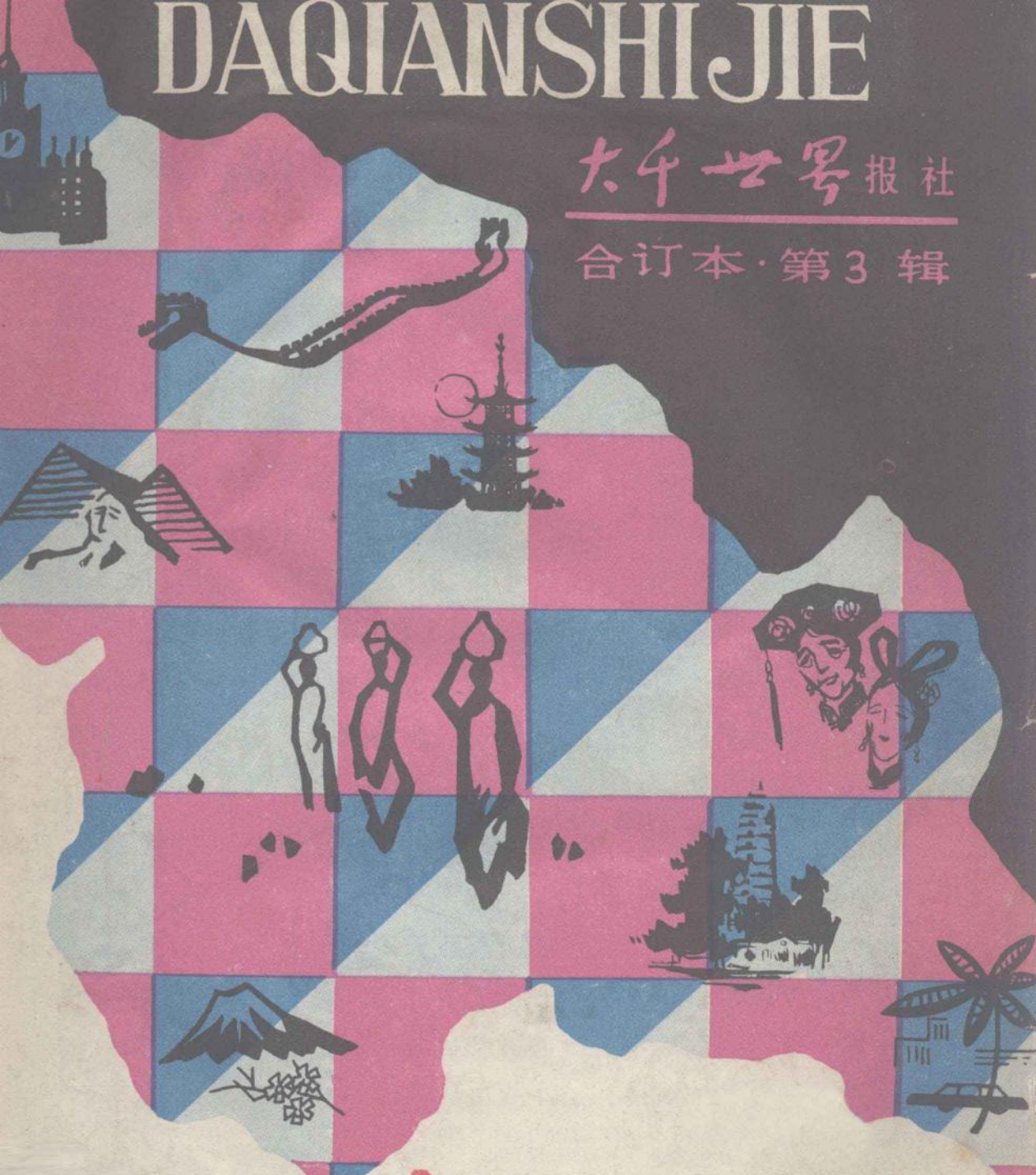


# DAQIANSHIJIE

大千世界报社

合订本·第3辑



# 大千世界

# 大世界

公开发行 文摘半月报·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1986年1月1日 第1期 (总第33期)

## 叶帅和于会咏的女儿

佳易是于会咏的女儿，很有音乐才能。她考入了总政歌舞团，十七岁加入了共青团，十八岁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四人帮”倒台了，她在部队留不住了。她去考中央乐团。一、二、三试都成功，但政审被刷下来。只有一位参加革命多年的文工团领导伊之力主张留下佳易，她说：“她毕竟是个孩子，父亲的罪不能算在她身上，她很有前途啊！只要她唱得好，是于会咏的女儿也要，如果唱得不好，是我的女儿也不能要。”

与她同居的总政歌舞团报幕员苏丹丹是她的好友。尽管丹丹的公公叶剑英元帅与“四人帮”势不两立，但她对佳易的友谊却未受到影响。丹丹对佳易的艰难处境深为同情，对她说：“你把你的情况写下来，我回去念给公公听。”

佳易在丹丹的鼓励下，怀着崇敬的心情写道：

我是总政歌舞团的歌唱演员，由于父亲于会咏的问题，我不得不从部队文工团

复员。父亲的罪恶，我通过大量揭发的事实了解了许多。“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还不到十岁。我从小接受了党的教育，十四岁就当兵，我对党怀着深厚的、永远不会泯灭的感情……我热爱艺术，想用自己一点点能力为人民奉献一点东西，但所有的单位都不敢接受我，我没有任何出路……

丹丹把佳易的信念给叶帅听，叶帅说：“孩子有什么过错？！不能这样把成长中的青年人耽误了。”叶帅请秘书给总政治部主任送去批示：“对佳易要按她本人的能力安排适合的工作。”很快，中国铁路文工团录取了佳易为独唱演员。佳易接到通知后，抑制

### 马季夫妇寄磁带

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和爱人于波，最近向驻守在石山前线的战士们赠送了相声录音磁带。

前不久，老山前线的战士们给马季汇来五十元人民币，要求购买他的相声录音带。当时马季恰巧不在北京。他的爱人于波得知后，就从马季仅存的两套资料磁带中取出一套，又从另外的资料中复制了两盒，连同五十元钱一起寄给了前线战士们。

波在信中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们在前线浴血奋战，你们的贡献用金子也难以衡量的，我们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表示一下我们的心情，感到无比的欣慰。”马季回京后，对于波的做法啧啧称赞，并表示：今后要多为战士们创作好的节目。

(晋平摘自《青年晚报》)

## 丛珊有了小家庭

丛珊结婚了，消息不胫而走。爱人姜强国是北京的一位青年诗人，一家期刊的编辑。

去年七月的一天，在北京姜强国的住所记者见到了丛珊。她依旧纯真、活泼、生气勃勃的脸上带着几分稚气。今天，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蝙蝠衫，蓝色筒裙，朴素、自然象一个普通的北京姑娘。“因为要出去拍照才上了点妆，平时她是不化妆的”。小姜向客人解释说。原来，香港有几家杂志委托他们的著名摄影家水和田先生给丛珊拍照片，准备做封面用。为了节省时间，他们邀记者一起去天坛。

夏日的天坛公园，古树参天，绿草如茵，雄伟的宫殿和浓重的色彩令人陶醉。水和田开始拍照了，记者也开始了别具一格的采访。

“丛珊在《牧马人》里的表演很成功，观众都喜欢你塑造的李秀

芝的形象。”“我更喜欢下一部的角色。”她摆了个沉思的姿势，分明是不满足已取得的成绩。其实，香港和美国的观众对她的表演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水和田拍得认真，丛珊的造型也是风采各异。她时而抚树静思，时而托腮遐想，时而欢乐，时而忧伤。她刚刚二十三岁，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在布莱希特的名剧《高加索左阑记》中扮演了女歌手、贵妇人，又一次显露了才华。

“你们俩拍张合影吧！”客人们提议。一边是醇厚俊秀的青年诗人。一边是清丽妩媚的银幕明星，他们的结合就是一首诗。记者问小姜：“你们的恋爱一定很浪漫！”他微笑不语，表示默许。转而又问丛珊：“这段生活你觉得幸福、快活吗？”她眨了眨眼睛，调皮地说：“都有了！”(下转第2页)

不住地流泪了。

佳易进了铁路文工团，走遍了全国十几个省，向许多从来看不见大歌舞团演出的铁路工人们，献上自己的心声。她说：“我们的党是个最有胸怀的党，祖国的人民也是最有肚量的人民！对我们，我只能倾其所有地奉献，奉献！”

(金曾摘自《家庭》)

# 《武训传》拍摄始末

编者按：

一九五一年，曾对电影《武训传》展开了大规模的公开批判。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同志指出，当时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为使读者了解当时批判的背景，发表此文，以便从中吸取教训，继续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恶劣影响。

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国民党国防部为了配合对解放区的进攻、命令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共匪祸国记》等几部

反动影片。“中制”副厂长王瑞麟是一位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他找到阳翰笙同志，表示坚决不拍这类反共片子，同时又担忧在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下，违抗“军令”，要受到军法处置。因此，他想离开“中制”。阳翰笙经过认真考虑后，让他要坚守这个岗位，先把命令接受下来，然后用厂房、设备不全，已有合约拍片等理由拖延时间，使反共影片不能出笼。这时，正好孙瑜从美国考察后回国，创作了反映“行乞兴学”的《武训传》。王瑞麟与翰老商量，翰老同意拍此片，估计国民党也能通过，然

后放慢速度，拖它一年。当时，孙瑜本想把这部影片拿到倾向进步的“昆仑影业公司”去拍，阳翰笙让郑君里给他做工作，孙瑜欣然同意。

在《武训传》中，赵丹扮演武训，周伯勋演张举人，年轻的女学生王蓓演张举人家的丫环小红，张翼扮演张举人的长工，吴茵扮演长工的母亲。影片拍到三分之一，解放军已逼近长江，伪“中制”领导人准备出逃，影片也就停拍了。

解放以后，昆仑影片公司买下了此片版权，剧本又由孙瑜组织班子修改，演员也更换了几个，增

加了女教师的角色，由黄宗英扮演。影片于一九五一年初完成，请周总理、朱总司令等审看过，没有听到什么批评意见。公映后，盛况空前，得到了观众的广泛欢迎和赞扬。

影片上映不久，报纸上突然发表了批判《武训传》的社论。以后江青带队去《武训传》摄制组到山东拍片时住过的柳林镇武训师范学校去调查。对《武训传》的批判，由文艺界发端逐步升级，很快扩展到各行各业，形成全国性的口诛笔伐。主要创作人员：孙瑜、赵丹、周伯勋、吴茵等同志，不仅被迫检查创作思想，直到“文革”期间，还多次在万人大会上受到批判和残酷的斗争。

（时宇摘自《大众电影》）

## 《第七交响乐》的诞生

一九四一年夏天，德国法西斯军队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人民奋勇反击。当时，著名作曲家肖斯塔柯维奇正在列宁格勒音乐讲习所任教。他和其它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谢绝了政府安排的撤退，加入了红军，坚守在该城。当炮火向列宁格勒逼近时，肖斯塔柯维奇怒火中烧，一部以反法西斯为内容的交响乐开始在心头酝酿。作曲家七月动笔，日以继夜地赶写，年底完成了这部作品——《第七交响乐》。此时，列宁格勒已被德军围困，无法进行排练，作曲家不得不带着交响乐总谱，乘飞机离开列宁格勒。

肖斯塔柯维奇到古比雪夫后，苏联有关部门在极困难条件下组织了《第七交响乐》的排练。一九四二年三月，这部刻画了法西斯的狰狞、残暴，表现苏联人民与德国法西斯搏斗的交响乐，在古比雪夫城首演，获得极大成功。紧接着，这部动人的作品就在莫斯科、斯维德洛夫斯克、乌拉尔等地上演，并通过无线电传遍苏联各地，激励人们去争取战争的胜利！（摘自《四川工人报》）

（上接第1页）提起婚事，小姜告诉客人，他和丛珊刚刚认识，是一位剧作家穿针引线做的红娘。从俩人亲昵的表情，看得出，他们情深意笃，美满、和谐。姜强国二十九岁，已经出了三本诗集。

照片拍得差不多了，采访也即将结束。丛珊热情地伸出手来和客人告别。她说明天就要飞往扬州，应一家公司邀请拍电影。望着他们年轻的笑脸，客人们想起了姜强国的诗：“爱的生活，没有止境。”……

（林家驹摘自《四平影讯》）

## 《二月大搏斗》将拍成电影

根据所谓“二月逆流”史实写成的电影文学剧本《二月大搏斗》，将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影片。

影片艺术地再现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

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在祖国危难时刻，无所畏惧地“大闹怀仁堂”、“冲击京西宾馆”的行动。剧本还形象地刻画了周总理在自身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机智、果断地保护老干部的动人事迹。

（据《文艺报》）



## 惊险武打片暂停

鉴于近年来惊险、武打片充斥银幕，而大多数影片质量不高。文化部电影局决定今年惊险、武打片暂停上马，准备作出具体规定。重点扶植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影片。

（据《信息时报》）

一批苏联故事片将播映

一批苏联当代故事片即将在全国各省、市电视台陆续播出，其中《男子汉》、《爱情与鸽子》、《小亚历山大》、《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等已译制完毕。

这批故事片系苏联七、八十年代的优秀作品，在思想上、艺术上均有较高水平。

（据《青年晚报》）

# 米芾失帖



北宋徽宗年间，书法家米芾新得晋代书圣王羲之真迹一帖。这件事传到官中，酷爱书画的皇帝马上命米芾带法帖进宫。米芾兴高采烈地走进“宝晋斋”书房，取铜钥匙打开雕满虫鱼花鸟的楠木柜，轻轻地拉开最高层抽屉，突然“啊哟！”大叫一声，吓得魂飞天外，原来右军真迹已不翼而飞。

这幅真迹来之不易。他是用一件稀世珍宝——南唐李后主的“巫山十二峰”宝砚换来的，岂不痛心！更急煞人的是徽宗要观赏，拿不出真迹来，岂不脑袋搬家。儿子小米见爹急成这般模样，献策道：“何不先拿摹本鱼目混珠一下，过了眼前关，再慢慢追回真迹。”“孩子，圣上是书法行家，太师蔡京又是晋书大家，若查出真情，有欺君大罪！”“您若报告真迹被盗，万岁不信，办您老违旨抗君，也是死罪！”真是进退两难，左右皆死！只好冒险了。

在执事太监导行下，米芾手执笏板，一步步走上金銮殿，心里“扑通、扑通”，象十五只吊桶提水——七上八下，见了皇帝三呼万岁，行礼如仪。徽宗命太监掖椅赐坐，执事太监走到御座前，打开一只大红丝绸袋外套，露出黄绫紫檀贴杆，白玛瑙管顶轴子，徐徐铺展，原来是“右军与桓温荐谢公”墨宝。徽宗屏息细阅，沉吟品玩，过了片刻突然眉心打起疙瘩，命蔡京上殿评点。蔡京不敢怠慢，跪在丹墀前，细细观摩字体笔法、纸张铃印，很快发现是件仿作。遂借皮

地奏道：“万岁！右军真迹存放米库，沾有米味！”米芾听了顿时豆大汗珠滚下。徽宗提起朱笔，御批一札：“西贝赝货，鱼目充珍；限尔三天，交出真品！”随将御札夹入袖中，让米芾带回。

米芾回到家中，闷坐不乐。心想：圣旨限期三天，到哪里追回真品！幸好赵佶法外开恩，没有马上问罪，有意网开一面，若把事情点穿，真迹就永远追不回了。米芾屈指算计朝野，只有一人嫌疑最大，此人乃金国特使——左班丞相粘罕，原名张好古，喜好搜集河图鼎铭、古玩玉佛、金石书画，手下又有众多武林镖客，他见到宝物就偷抢拐骗，不择手段。米芾当即设下一计，要叫原物自愿回家。

米芾向同朝知己、书坛诤友、金夏使节，发出请柬，观赏“右军与桓温荐谢公”法帖真迹。这一招妙棋投石问讯，马上引起反响，很快传到粘罕耳中，他大吃一惊，思谋：难道前天偷来的，是仿作？立即唤来一名镖客，如此这般叮嘱一番……

这天晚上，时近三更，米府“宝晋斋”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身穿夜行服，头戴黑眼罩，飞檐走壁而下，撬开窗榻，跃进书斋，走近楠木柜，从百宝囊中取出钥匙，打开柜上门锁，熟门熟路地从第一层抽屉里，取出一轴墨宝，迅速放进背囊，飞身跃入夜幕之中……

这一切被藏在暗中的米芾看得一清二楚，也在他意料之中，米芾估计粘罕定会派人再来偷“真品”，而把上次盗走的送

回。所以一等人走后，立即打开柜门，点灯察看。谁知不看还好，一看禁不住倒抽凉气，出乎意外，来人第二次把墨宝取走，而原物并未送还。嘿！粘罕手段更精，不管哪一件是“真品”，一股脑儿捞走再说。明天的观赏会怎么办呢……

右军真迹观赏照常进行，九卿同僚、翰林博士、墨客骚人、苏、黄、米、蔡四家子弟云集一堂，好友大苏学士也光临米府，使盛会更添高潮。只见客厅上，挂着一幅右军法帖。苏轼、黄庭坚品尝香茗，唇枪舌战，指点右军功过，热闹非凡。忽门

满清入关后建了都，经过十多年的战乱，人心思治。在这民困待苏之时，清政府为了充实国库，干了剜肉补疮的事：在江浙湖广一带、高额征收田赋。弄得农民怨声不绝。清廷把苏州看成一块大肥肉，恨不得一口吞下肚，加征的粮赋多得吓人，因此激怒了苏州士绅。他们慷慨陈词、上书要求减轻粮赋、并乘哭庙时呈送揭帖。清廷便以乘皇帝驾崩聚众倡乱的罪名进行捕杀。金圣叹也因此身陷囹圄。他终日思念减轻粮赋，解救黎民倒悬之苦，可盼来的却是开刀问斩！

临刑那天，金圣叹肩披红布，背插白标，五花大绑，在阵阵破锣哑鼓声中押赴闹市街区示众，单等时辰一到，鬼头刀下砍人头。金圣叹想，杀头好似清风过颈，可要是挨到最后被斩杀，那精神上的压力太大了。于是，他悄悄地对靠近他的一个刽子手说：“我手心里有一千个铜钱的字据，开刀行刑时，你第一个先杀我头，这一千个铜钱给你。”

贪图小利的刽子手为了得到这一千铜钱，第一刀就砍下金圣叹的头，可他掰开死者背后的双手一看，两手空空，并无字据。他上了金圣叹的当，可真上当的，却是死者金圣叹自己。正当继续举刀欲杀时，一骑马飞驰而来，传令赦免金圣叹。监刑官走出红布帷幕出来查看时，金圣叹已经人头落地，虽有完命，为时已晚，难以复活了。

金圣叹本可赦免不死，可由于临刑出笨计，反误了自己，只活了五十三岁。（选自《采风》）

公来报，粘罕偕同夏使来了，他俩带来两件墨宝，请鉴别真伪，打开一看，众人惊得目瞪口呆，原来与墙上挂的一般无二，粘罕来意很清楚，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耍一场“狸猫换太子”魔术，来一个以“假”换“真”。

米芾将计就计，命仆人将三轴墨宝，绕屏风后转一圈，重挂客厅，请粘罕、夏使和客人们放出眼力，辨认真迹。粘罕早有预料，带了一位晋书收藏行家，可是今天难住了这位行家，看字势布局，雄健英俊，研美流畅，观瞻预贴杆，制作精美，质地相同，审纸张、铃印，落款合宜，处处右军风格。行家驴驴技穷，没了主张，边摸墨轴边察米芾眼色，只见米芾磊磊大方，谈笑风生，那一双俊目，如两潭清泉，（下转第4页）

## 金圣叹临刑出拙计

朱康昌

唐代大诗人王维，自幼聪明过人，而且擅长书画，名重一时。然而，有谁知道，他在洞房花烛之夜，却差点被新娘子逼得跳了井呢？

传说，王维的妻子姓裴，满腹经纶，才貌双全。她与王维婚配的那年，王维才十七岁。她早就听说王维很有才华，就是有一样毛病：自恃才高，目中无人，因此，便打定主意：待到新婚之夜，挫挫他的傲气，让他知道知道天高地厚。

新婚之夜，王维刚来到洞房门口，新娘子便笑容可掬地迎了出来，文质彬彬地说：“王郎啊！今夜是你我夫妻的花烛之夜，奴有心为洞房增些乐趣，就斗胆画了个中堂，但因才疏学浅，只写了上联，下联却写不出来了。万望郎君赐教，将下联对上，为妾当敬美酒三杯！郎君文才，尽人皆知的，对此下联，定如囊中取物！”说罢莞尔一笑，挡住去路，不让王维进入洞房。

王维被挡在门外，心中早已明白，知道这是一场临阵“科考”，便鼻子一哼，冷冷一笑，心里想：



卜 呈

你个黄毛丫头，也敢班门弄斧，今断定叫你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就赌着气说：“如若对不上贤妻的佳句，我王维决不活在人间，愿到后花园去跳井！”说完，他抬起头来，只见红灯高照处，那上联写的是：

中堂上一幅古画，龙不吟，虎不啸，花不芬芳，猿不跳，笑煞蓬头刘海。

王维默默念完，吃了一惊，暗想，啊呀，看不出这丫头还真有两下子，文笔高超，出手不凡，怎样才能让她心服口服呢？他在月下踱来踱去，绞尽脑汁，却也想不出贴切的句子来。

虫声唧唧，月光幽幽，直到天交四鼓，王维也没有对出下联。他一时羞愧万分，抬眼望去，见洞房

窗帘一动，心想必定是那小丫头正躲在窗后看我的窘态，罢罢罢，咱也没脸见人，干脆……他想着想着，便跌跌撞撞地向后花园走去。

后花园井台旁有一座凉亭。他走到凉亭旁时，月光下，只见亭中石桌上摆着半局残棋。顿时心头一动，妙语涌出，一下子对出了下联：

凉亭下半局残棋，马无主，车无轮，卒无兵器，炮无声，闷攻束手将军。

吟完后，他得意洋洋地准备去会夫人，不料一回头，却见凉亭的柱子上还贴着一首诗，诗曰：既有文墨在胸，临阵何必经生？愿君行车驰马，借乘入青云风。”

王维看罢，方知是贤妻故意摆的“八卦阵”，他低头一想，从此再也不敢目中无人了。

唐玄宗开元九年，年仅二十岁的王维，就中了进士，才名扬天下。可是，一看到他的老婆裴氏，他便联想到后花园的那口水井，心里对人家很有几分敬服。

(选自《山西民间文学》)

## 延安整风中的江青和叶群

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在回忆录中，谈到了延安整风时江青、叶群的表现：

一九四二年，我和江青在一个支部里过党的组织生活。伟大的整风运动中，江青时常请病假。当大家谈学习心得，谈整风收获，并作自我对照检查时，江青只到会一次，并在会上发言自吹自擂，说她过去出身如何穷苦，遭爸爸的毒打后就和妈妈逃出来讨饭，好不容易学了一门艺术，当上了舞台演员和电影演员，又为追求革命来到延安。她在会上谈及这些事情时，也象在舞台上演戏那样，声泪俱下，有时还大哭起来。这次发言，看来是多么“感人”啊！可是，打这以

后，就再也不见她来参加整风学习了。

当时，叶群正在党校学习，同学们对她提出了诚恳的意见，她不但虚心接受，反而痛哭闹闹。林彪知道后大发脾气：“岂有此理！整到我老婆身上来了！”康生马上出面帮忙，让叶群离开了党校，躲在家里不再参加整

风了。

据有保卫治安大权的康生，对江青和叶群如此特殊照顾，而对广大群众却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这年下半年，他做了一个“抢救失足者”的报告，立即掀起了一场“抢救运动”。这场运动造成了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后来还是毛主席发觉并纠正了这一“左”的错误，整风运动才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上接第8页) 莫测高深。此时粘竿才知上了米市圈套，只好默默通神，向苍天祷告，胡乱点了两轴，狼狈而去。

此时，钦差太监已到，宣米市携右军法帖进宫。米市从后堂又捧出一轴墨宝，跪接着：“臣领旨！”诸位读者，这轴真迹才是刚才粘竿送来的，米市让三轴墨宝转到屏后面时，使了手脚，原物回家。请粘竿挑拣时，其实都是米市仿作。东坡赞道：“假作真来真亦假，真真假假实难分，锦囊玉轴走蛇龙，突然夺真第一人！”(黄家驷选自《文化娱乐》)

康熙武艺高强，自幼学习骑射，能控引劲弓手蹇虎豹，弓矢、鸟枪百发百中。据《实录》中记载，他在晚年曾对校猎、行围的个人成绩作过一个总结：共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百五、猓獬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二百三十二、鹿数百只等。他曾在一天内射中了兔子三百一十八只，无怪乎他要自豪地称道：“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李戈撰。

# 陈毅在“九大”期间

“陈总，上海市革委会发来一份公函。”杜秘书走进办公室报告。陈毅略觉奇怪。自从上海“一月夺权”之后，从未有过交道。他拆信细看。霎时间，脸色陡然阴沉下来。他把信向桌上一丢，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

杜秘书意识到什么，立即拿起信默读：遵照最高指示，我们上海市××万党员一致推举你作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履历表随信寄去，填写完毕，急速退回……

一向平稳的杜秘书也勃然大怒，忿忿地说：“老总，不要理它！我马上就把信退回去！”说着，转身就要走。

“回来！”陈毅叫住杜秘书，说：“先把信留下，让我考虑考虑再定！”

此时，陈毅内心的痛苦，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几天前，毛泽东主席召集政治局开会，讨论到“九大”问题时，陈毅表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对照“九大”代表的三条标准，恐怕已不够格。

毛泽东说：这三条你不够格，你可作为右的代表嘛。

陈毅震惊万分。

投身革命四十余年，他是党内公认的作自我批评最多、否定自己最多的领导人之一。但是，对于自己的革命坚定性，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更没有否定过。他最憎恶谦谦君子。

然而，如今被否定的，正是他唯一自信的革命坚定性！当然，他无法知道林彪、江青等人是怎样在主席面前诬告他的；也不否认主席的话里含有保护性的意义。但是，当时“文革小组”主要成员都在场，陈毅料定，他们绝对不会放过这次强有力的攻击机会。果然，利箭从上海射来了！比预料来得更快、更绝！

杜秘书又一次推门进来，几乎同时，一片震耳欲聋的鞭炮声、锣鼓口号声从远处传来。

“热烈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

“老总，让我把上海来信退回去吧！”

陈毅摇摇头，说：“不要退，等我填好表再寄回去。”他拿起桌上的信晃了晃，严肃地说：“到底我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还是要历史来做结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事情最终会弄清楚！”

“既然今天上海党选我作右派代表参加‘九大’，说明我陈毅还有一点代表性嘛！这番盛情，怎么好谢绝呢！”说完，他在“九大”代表履历表第一栏里挥笔填上两个大字：陈毅。

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大”在北京秘密召开了。第一天，陈毅参加会议回来后沉默不语。杜秘书询问缘由，陈毅心情压抑地说：“我今天一进场就挨批了。”

原来，陈毅被分配在华东组，参加上海小组讨论。当他走进会议室时，有几位代表站了起来，热烈地与陈毅握手，问好，陈毅记得，在全国劳模大会上见过这几位用双手建设新上海的劳动模范。但是陈毅不知道，这几位与他握手的都是代表团里的“右”派代表。市委编印的《陈毅黑话录》，根本没有发给他们。

陈毅刚坐下，徐景贤突然领头呼喊：“打倒陈毅！陈毅罪该万死！”整个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只有坐在门边的几位“老右”惊愕地垂着手。

陈毅缓缓地站起身，语调沉重地说：“诸位代表，各位同志，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的错误。承蒙上海党选我当九大代表，我一定要……”

“陈毅！”一个恶狠狠的声言：“在党的会议上，你竟敢继续反党！”顿时，口号声震耳欲聋……

“因为我说了‘上海党，就批我分裂党！批了整整两个钟头！’”

杜秘书苦笑着摇摇头。

“这是多年来的习惯说法嘛，‘毛选’里多处这样讲的！”陈毅愤愤不平。

第二天傍晚，陈毅从会议上回来，对杜秘书说：“今天，我可是按你说的，把嘴巴闭拢，只带两只耳朵去听。可会议开始不久，矛头又对准我了！批我平时一贯爱说话，今天为什么沉闷？是不是心怀不满？是不是消极对抗？还说什么‘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一批，又是一下午！要不是总理去电话，要我回来有事，到现在我还走不脱呢！”

九大进入选举阶段。一反历来的选谁，不选谁，完全由代表们自己选择的惯例，变成选举前要指定，一半人只准选甲，不选乙；另一半人只准选乙，不选甲；还公开宣传要使一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票数只能过半数一点点。被划在这个名单中的，就有陈毅。

这次大会，陈毅参加华东大组活动时，几个苏北农村姑娘主动与陈毅握手，并代表苏北人民向陈毅问好。浙江省代表，农民出身的王金友在选票上画圈的时候，把代表团的规定抛置脑后，在陈毅的名字下面，端端正正地画了个圈。

陈毅是“九大”主席团成员；陈毅当选为“九大”中央委员！

名单见诸报端，从张春桥、姚文元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市，有人以“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名义，给陈毅发来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信中引用了陈毅一句名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若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彻底报销！”并勇敢地预言，那些妄图打倒陈毅副总理，进而炮打周总理的野心家，那些血腥镇压工人、学生运动的资产阶级政客，终究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这是人民的心声！是人心向背的见证！

（据《昆仑》成江稿）

# 聂帅谈“杨余傅事件”

聂帅在《聂荣臻回忆录》中谈到了“杨余傅事件”有关情况，摘要如下：

“杨余傅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反党集团为了实现篡党夺权阴谋而精心策划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一起骇人听闻的重大冤案。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突然发布了两个命令，一个是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他们的所有职务。另一个命令是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由于林彪别有用心和有意封锁，以致军队如此重大的人事变更，我们几位军委副主席都毫无所闻。至于这一事件何时策划，怎样酝酿的，那就更是不得而知了。

三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驻京机关部队一万多人参加的大会。林彪在会上讲：“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这些当然都是无稽之谈。林彪还造谣说傅崇碧同志带着几辆满载全副武装的汽车冲进“中央文革”驻地去抓人。他们还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扑”。

在大会前两天。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即被拘留监禁，以后遭受了残酷的折磨，杨成武同志一家先后被整死了三口人。

三月二十四日的大会我没有参加，因为三月八日我的心脏病突然发作。会议情况是叶剑英同志回来后告诉我的。会上，林彪一伙作了精心安排。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同志都是政治局委员，但统统不准在主席台上就座，一律坐在台下。别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的成员却坐在台上。很显然，意思就是台下这些同志有问题，是属于可以冲击的对象。尤其意味深长的是，林彪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又说了一遍晋察冀只是解放军的一部分，意思是说杨成武在搞“晋察冀

山头主义”。林彪讲话以后，康生接着讲话说：“我相信杨成武的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的。”他们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就是要挖出晋察冀的“黑后台”。那我当然是首当其冲了。

在林彪、“四人帮”等一伙的煽动下，社会上掀起一股要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这些老同志统统打倒的邪风。

林彪策划的这一套，已经使他制造“杨余傅事件”的真正目的昭然若揭了。第一、排斥异己、安插亲信，首先把军队的大权转移到他的亲信手里，为篡党夺权铺平道路。第二、借此打倒一批他们想要



打倒但还没有被打倒的老同志，清除他们篡党篡军的障碍。

当我得知这些情况以后，感到问题是严重的。果然，从四月一日起，应该发给我的一些文件、电报停发了。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我对秘书说：“不管他，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四月六日，我给叶群打电话问：“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指的是谁？”叶群在电话里说：“并没有点名嘛。”她没有说黑后台就是指我，但也没说我不是黑后台。当时社会上“炮轰聂荣臻”轰得很厉害。叶群的意思是，反正外面在轰，让人家轰嘛，轰倒谁就是谁。

四月七日，我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同志的看法和历史同杨成武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情况，信上我还要求同毛泽东同志面谈一次。四月十日，周

恩来同志着秘书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毛泽东同志在我写的信上批了十六个字：

“荣臻同志，信已收

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听了这个批语，我已经明白。林彪搞的这一套并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意思。不久，毛泽东同志又当面对我说，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四月十六日，我到林彪那里去了一趟，我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勉强地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意思是不大听话了。我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当时我感到非常可笑，这也竟然成为被打倒的理由，说明他们一手策划的“杨余傅事件”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对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说，“杨余傅事件”弄错了，这是林彪搞的。一九七四年七月，毛泽东同志又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此后不久，他们被释放出来，并先后恢复工作。一九七九年三月，中央又发出专门文件，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

联系到“杨余傅事件”，有必要提及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对和批判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使许许多多的干部受到迫害和不公正的待遇。它的流毒很广，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尤其对党内团结的危害是不可低估的。从林彪开始整杨成武的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到一九七一年初江青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大整郑维山同志，说什么“华北山头主义有历史”，“从聂荣臻、杨成武到郑维山、傅崇碧，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是坏人当道”。还诬蔑我“从一九三七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九·一三”之后，一夜之间，忽然又说“华北山头”是紧跟林彪的，北京军区是“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

（一农转摘自《每周文摘》）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內，藏着一幅高不满一尺、长二丈的宋代绢画，上面画着宋代京城开封清明时节汴河两岸的景物。这就是宋人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

据说这张图原为明代著名的文学家王世贞的父亲王忬所藏。当时严嵩专权，严贼之子严世蕃利用权势，广泛搜罗珍宝古玩。苏州有个叫汤臣的裱画工，曾为王家裱过《清明上河图》。后来此人投靠了严世蕃，便密告王家藏有古画一事。严世蕃向王忬索要古画，王迫于严的权势，但又舍不得这一传家珍宝落入严贼之手。于是，叫苏州城内一个名画工摹画了一张，交到严家。严世蕃大为高兴，设宴庆贺。席间拿出那张画，向客人炫耀。不想客人中

有一个识画的行家，上下左右细看了一番后，便对严说：“此画乃为赝本，

非为原画。”正在兴头上的严世蕃听到这话后，如同冷水浇头，又羞又怒，宴席不欢而散。从此，严世蕃对王忬怀恨于心，伺机报复。不久，借口王忬在蓟门镇守任上，一卒不练，克扣军饷。告到明世宗那里，世宗听从严贼之言，遂将王忬革去官职，押到京城斩首。一张古画导致了一场悲剧。明末清初苏州戏曲家李玉根据这一史实，编写了《一捧雪》传奇，搬上戏曲舞台。

(希舜摘自《大舞台》)

## 仅仅因为两个小疏忽

一百五十年前，人们对南极仍然知之甚少。一九〇一年，英国一个探险队员，名叫文思，随英国南极探险队赴南极探险，由于两个小小的疏忽，被夺去了生命。

那天，文思他们穿着皮雪鞋踏上南极洲上。当他们离船五公里的时候，大风雪骤起，气温降到零下八十摄氏度，必须换上钉皮雪靴才能前进。可是，文思由于包装疏忽，背在身上的钉皮雪靴被压冻坚硬不能穿，只好搭帐篷宿营。

风雪越刮越猛，文思想生炉子融解冰块解渴，可是炉子无法生火。因为文思的炉子，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发明后，一直在使用的燃烧汽化油的炉子。炉子燃烧是在空气压力下通过一个精细喷嘴的汽化煤油引燃的。要使炉子能使用，就要经常用金属丝气眼针疏通喷嘴。由于文思出发前忘记带上这根气眼针，便无法引燃。当他干渴难忍时，抓了一个小冰疙瘩扔进嘴里，滑下喉咙里。喉咙因此冻伤而窒息致死。文思又因为缺少这根只值“半文”钱的小气眼针失掉了生命。

(新闻摘自《羊城晚报》)

## 八贤王是个什么人物？



在传统戏曲里，经常可以看到“八贤王”这个人物。

他手捧金钢，可以“上打昏君，下打好臣”。在《告御状》里，他替杨延昭撑腰；在《打龙袍》里，他支持包拯惩罚皇帝；在《清官册》里，他起用县令出身的寇准。特别是在有关“杨家将”的戏曲

里，他更是积极支持爱国行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八贤王，名叫赵德芳，历史上实有其人。赵德芳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第四个儿子。赵匡胤死后，本应由他的儿子继承皇位，但结果，却由他的弟弟赵光义——宋太宗继承了皇位。赵光义自知理亏，曾对赵匡胤的亲属说过“共保富贵”。并封其长子德

昭为京兆尹。赵德芳曾被任命为兴无尹，但他年仅二十三岁就死去了。

赵德芳被称为“八贤王”，是从戏曲《贺后骂殿》开始的。在戏中，贺后因赵匡胤死因不明，命长子德昭去质问赵光义，光义要斩德昭，德昭愤而撞死。贺后又携德芳上殿痛骂光义。光义被迫谢罪，赐贺后尚方宝剑，又封德芳为“八贤王”。事实上，这些都并非历史真实，而是由戏曲作家虚构的。

(希舜摘自《大舞台》)

## 科举制度是怎样废掉的？

废科举是在一九〇五年。在此之前，舆论对科举虽有所抨击，但还须有人力促，才能瓜熟蒂落，此人便是保定大学堂的校

长卢木斋。在他去日本考察教育前夕，对直隶总督袁世凯和学部侍郎严修，发了一番发人深省的议论。其话说得相当激昂：

“吾国千数百年以科举为取士之途，今日所试者，制艺、诗赋、小楷而已。萃全国聪明才智之士，悉囿于枯括无用之学，穷困老死而不悔，颠沛流离而不悟。上自台阁卿相，下至一介之士，咸出于此，反美其名曰‘正途’。得者

举国欣羨以为荣，否则穷愁白首，不齿于士夫。国家若不更张学制，虽日言兴学，犹背道而驰也。”据说袁世凯等人听过之后，大为动容，便联络张之洞、岑春煊等奏请立即废掉科举。

(小串存稿)



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大名旦”同演旦角，风格却迥然不同。简言之，梅派端庄华贵，程派含蓄深沉，尚派婀娜刚健，荀派妩媚活泼。这四位大师虽然并列为“四大名旦”，可在艺术上却是互不相让的对手。二十年代以后，“四大名旦”在剧目建设上的竞争即是一例。这一时期，“四大名旦”争相编演新戏，于是出现了传诵一时的“四红”、“四口剑”、“四反串”剧目。

“四大名旦”各自创演了一出以“红”字为首的剧目。梅兰芳创演了《红线盗盒》，程砚秋创演了《红拂传》，尚小云创演了《红绡》，荀慧生创演了《红娘》。“四大名旦”还各有一出以“剑”字为尾的剧目。梅兰芳演《一口剑》，程砚秋演《青霜剑》，尚小云演《峨眉剑》，荀慧生演《鸳鸯剑》。为丰富表演艺术，“四大名旦”还各排了一出带有旦角“反串”小生情节的戏。梅兰芳有《木兰从军》，程砚秋有《聂隐娘》，尚小云有《珍珠扇》，荀慧生有《荀灌娘》。值得指出的是，具有相当艺术质量的“四红”、“四口剑”和“四反串”等剧目的类比出现，既

## “四大名旦”的竞争和友谊



不是偶合，也不是凑趣，这是四位艺术家的明显的艺术竞赛。从而促进了“四大名旦”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发展，促进了戏曲事业的繁荣。

建国以后，“四大名旦”依然保持了这种可贵的艺术竞赛。国庆十周年时，除程砚秋已作古之外，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年逾花甲，仍竞排新戏，为节日献礼。梅兰芳排

演了《穆桂英挂帅》，尚小云排演了《双阳公主》，荀慧生排演了《荀灌娘》（改编），老艺术家的进取精神，可见一斑。

难能可贵的是，“四大名旦”在舞台上奋力竞争，当仁不让，在台下，他们又是推心置腹、互让互敬的挚友。程砚秋少年时曾拜师梅兰芳，因此，即令是在成名之后，对梅兰芳总是恭恭敬敬，礼貌

有加。而梅兰芳则不肯以师辈自居，他钦羨程砚秋在《金锁记》中的表演和唱腔，公开宣称这个戏自己演得不如他好，并进而放弃了这个戏。表现项羽与虞姬的传统剧《楚汉争》是尚小云的拿手杰作，一俟梅兰芳的《霸王别姬》演出之后，尚小云自叹弗如，在教授弟子技艺时他直言劝诫：“这个戏要学梅兰芳先生！”荀慧生不但在艺术上，而且在戏曲教育上也颇有成就。他没有门户之见，无论是梅、程、尚哪家弟子，只要肯向他求教的，他一律倾囊相赠。

（吴永楠摘自《山西日报》）

## 国外新年拾趣

新年到来，各国自己独特的风尚习俗，说来十分有趣。

尼日利亚：除夕之夜，人们点燃火把，迎接新年，姑娘们可到小河里洗澡戏水，找中意的小伙子谈情说爱，直到清晨。这天，姑娘们可尽情欢乐，不受部落戒律的约束。

希腊：从除夕的零点开始到元旦中午十二点，是家庭主妇“休息日”。在这段时间里，她们不用照料孩子，不再操劳家务，一切都由丈夫承担。

主妇们可以任凭自己的喜爱，叫丈夫做好吃的食品。这是希腊人对平时辛劳操持家务的主妇的慰问。

坦桑尼亚：元旦那天，姑娘们鸡鸣即起，梳妆打扮，身着彩裙，走门串户唱民歌。早餐后，在鼓乐声中，姑娘们又成群结伴的到海滩洗年澡，以示去掉污秽，健康欢乐地迎接新年。

尼泊尔：人们在新年向王五赠剑留念，王五曾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料理谭的后事。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王五带领镖局伙计参加义和团，攻打北京外国大使馆。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德军要求清政府抓捕王五并转交给他们。一九〇〇年九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王五被清兵抓住。不久，即被德国人杀害于北京火车站旁的陆军司令部里。

王五的后代，现在还居住在“源顺镖局”旧

里用一周时间进行会餐。妇女们向客人贺年的方式是：给他们的杯里斟上甜饮料，为他们即席唱歌。

伊朗：每逢过年，姑娘们都要到别人家叩门，祈求赐福，主人往往赠以糖果，预祝她们找到好丈夫。

朝鲜：女子们在新年到广泛开展荡秋千比赛。她们穿着节日盛装，时而腾空而上，时而俯冲而下。她们以树梢或树花为目标，看谁先踢到或咬到就为优胜者。

墨西哥：年满十七岁的女孩子最害怕过年。这样的女孩，在年前如果没有对象，过年后就会失去婚姻自主权，一切由父母作主。

（王毅摘自《采风报》）

址——北京珠市口西半壁街十三号。王五的儿子王少斌很早去世。孙子王德海曾参加八路军，前年去世。孙媳李嘉志还健在。（葛芝摘自《厦门日报》）

## 大刀王五被侵华德军杀害

关于大刀王五，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如王五到底是怎样死的？王五后代情况怎么样？《体育文史》刊登了古柏题为《英雄身后事》的文章，澄清了一些传闻。

文章说，王五二十八岁来到北京，开设“源顺镖局”，不久即声名大振，被誉为“京城大侠”。少年时代的谭嗣同经常来

到镖局跟王五习武。康有为、梁启超等也常来镖局。“源顺镖局”成了革新派人士聚会之处。“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



# 大千世界

公开发行 文摘半月报·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1986年1月16日 第2期 (总第34期)

## 新闻巨星——邓拓

福州举人邓鸥如先生的第四子邓季立，从小聪颖过人，文思敏捷，兴趣广泛，好学不倦。1930年高中毕业后，17岁的邓季立离榕赴沪，这一年，他加入了共产党。翌年就读于上海政法学院，因参加革命斗争被捕，前后两次跳火车脱逃，但终被捕获解往南京，送苏州监狱。邓鸥如先生闻讯后兼程奔波，央朋摺友，将他保释出狱，领回福州。1933年秋，福建成立了人民政府，邓季立改名邓拓，参加了这次“闽变”，担任政府秘书。1934年秋，他到河南大学就读，以邓君特为笔名，发表了史学论文多篇，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1936年撰写《中国救荒史》，成书后被捕，出版前夕刚巧出狱。

1937年夏，邓季立从开封赶赴西安，在风陵渡附近避开监视人员，

飞跃跳车，渡过黄河，进入被十多万日寇“铁壁合围”的冀中地区，改名邓拓。是年冬，他奉党的委令，带领一批青年，创办了晋察冀边区党的机关报《抗敌报》。邓拓和同志们在马背上构思，行军中挥笔，把报社全部装备安置在八匹骡子上，在烽火硝烟中坚持随时出报，谱写了名闻遐迩的“八匹骡子办报”的佳话。1940年，《抗敌报》改名《晋察冀日报》，每日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邓拓奉调到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工作，经常撰稿、看大样、签发，从深夜直到黎明。1952年春，深夜，党中央办公厅电话告知邓拓：关于朝鲜战争问题，《人民日报》明天须有一篇社论。邓拓倚榻挥笔，三小时后用毛笔小楷书就直送中南海。黎明前，毛主席用铅笔删添了几个字，批示：“照发，很好。”

邓拓为人朴素谦逊，勤奋苦干。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他一直住在煤渣胡同后院狭窄的夹道里三间平房中。党的八大初选中央委员。他向北京选区代表团诚恳表示：自己还年轻，资历浅，愿把名额

让给老同志。中央接受了他的意见，赞赏这种对待荣誉的态度。

1957年后，邓拓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并主编市委理论刊物《前线》。此后，《前线》上陆续刊出了尖锐泼辣的杂文《三家村札记》，署名吴南星，分别由吴晗、邓拓（马南村）、廖沫沙（繁星）执笔。1961年3月开始，邓拓还为《北京晚报》陆续撰写了知识性杂文《燕山夜话》共152篇。

“文化大革命”开始，“四人帮”无端发难，无中生有，抓住《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中真切批判“左”倾机会主义的杂文，曲解原意，大兴文字狱，在全国掀起大抓大小“三家村”的妖风浊浪。1966年5月18日，邓拓遭残酷迫害冤死，终年54岁。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初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邓拓满纸豪情的七律《留别人人民日报诸同志》，是他经历艰难曲折而始终不懈地献身革命的光明磊落的一生的真实写照。1979年9月5日，党中央为蒙冤受屈的邓拓同志彻底平反。

(据《文摘旬刊》)

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是在一九五五年十月，然而，早此十年，毛泽东主席就曾授予六位同志军衔。

一九四五年，苏联红军挥师进入我国东北，对日作战。是年九月，驻东北苏军派员飞赴延安，要求我党中央迅速派人去沈阳，协调两军行动。九月十六日，党中央决定由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于俊、莫春和六位同志担此重任。考虑到苏方有军衔，为便于开展工作，我方人员也应有相应的军衔。于是，我党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名义，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伍修权少将军衔，段于俊、莫春和上校军衔，并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了任命书。发生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这次授衔活动证明，彭真、陈云等六位同志是最早获得我军军衔的人。

(石津摘自《武汉晚报》)

我军  
最早  
获得  
军衔  
的人

## 邓丽君无端遭劫

歌星邓丽君，今年已满三十二岁，但她仍然享有“理想的中国少女”之美称。现在，她每年唱片和录音带销售量超二十万，于是有人问她怎么会有这么旺盛的精力，她便叫人观看她的鱼竿、跑鞋和运动衫。她说，我最喜欢钓鱼、跑步。同时，她还常常对人讲起在泰国演出时，有一天清晨到街头跑步，突然有个警察迎面跑来，吓得她赶紧停下脚步，心想违反了交通规则，难免一“劫”（罚款），便十分惊异地原地待命。哪知，那警察来到她面前，很有礼貌地递上一盒录音带请她签名，并解释说：“为了得到你的签名，我在这儿等了好几个钟头。”邓小姐听罢方才如释重负。

(晋萍摘自《郑州晚报》)



十年动乱时期，因不堪凌辱而自杀的著名电影演员上官云珠，是位不可多得优秀性格演员。

一九四九年昆仑影业公司开拍田汉、陈鲤庭编剧的《丽人行》，导演陈鲤庭选中上官云珠饰演一位女工。上官云珠为演好角色，特地订制了一套中式女工服。这套家庭妇女所穿的便服，她除了拍摄时穿用，平时在家或早晨上街买菜也穿。

有一天，上官云珠提了菜篮从菜场回家，中途，遇见几个流里流气的小伙子，跟在她后面胡言乱语。一个说：“这个俏娘娘（女佣人的上海方



言)要是佣在我家里该有多好……”一个靠近上官云珠的身边油腔滑调地说：“大姐贵姓……你的面孔身段简直象大明星上官云珠，可惜稍为矮了些，要不也可以当电影明星。”

时在清晨，马路上行人还不多，上官云珠听了油滑青年的话，虽很气

愤，却不便发作。等到走近自己家门口时，立即气愤地说：“你们把眼睛张张开，我就是上官云珠，这里是我家，进去坐吧！”

寂静的早晨，声音特别清晰，这几个油滑青年一看不妙拔脚就逃。迎面走过来一位身强力壮的工人，抓住其中两个的臂

膀。这时上官云珠反转变了态度，面色严肃地说：

“你们年纪轻轻，应该好好求学上进，不可以学下流，如果你们的妈妈、姐姐、妹妹走在马路上被人欺侮，你们心里好受吗？……”一番善意的教导，使两人口服心服，连连向上官云珠赔礼道歉，并异口同声表示：“今后改正错误，不再学下流行为。”

几个月后，有三位不速之客登门拜访上官云珠，是专程向上官云珠道谢而来。他们感谢上官云珠将其子弟从邪路上挽救过来。

(其明摘自《周末》)

美国洛杉矶的街头高楼林立，车辙川流不息，人群熙熙攘攘，热闹异常。陈冲在人流里急匆匆地走着，一架摄影机正在她的对面，不时地变换着角度给她拍摄着。繁华的街景，来往的人群也被摄入了镜头。陈冲的脸上露出了兴奋喜悦的神情。突然，有几个美国人发现镜头正对着他们，于是纷纷围了过来，脸上露出了愠怒的神色，有的还拾起地上的石子，向摄影师和摄影机撩去。无论陈冲怎样劝说也没有用。摄影师疑惑不解地东遮西挡。不得不被迫停止了拍摄。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为了使国内人民了解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八四年底，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利用陈冲所在学校放寒假的机会，特地派了一个摄制组到洛杉矶去，拍摄新闻纪录片《陈冲在美国》。他们千里迢迢赶到大洋彼岸，准备忠实地纪录陈冲在美国多方面的生活、学习情景。原以为拍摄工作能顺利进行，却没想到在街头竟遇到了这令人遗憾的一幕。

这突如其来事件使陈冲感到不满。于是她立

## 陈冲怒闯市长室

即赶到了洛杉矶市政府，径直找到了市长，向他提出了自己对这一事件的抗议。她还向市长说，中国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来美拍摄《陈冲在美国》一片，完全是出于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影片拍得虽然是我陈冲，但也从一个侧面向中国观众介绍了洛杉矶的市容和美国人民的生活情况。这一切都是为了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没想到在拍摄中，中方人员竟连基本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这样不友好、不愉快的事件实在令人不能容忍！太令人遗憾了！望市长先生及时采取措施，保证拍摄工作顺利地进行。市长听罢，当即向陈冲表示歉意，并表示接受陈冲建议。之后，他下令当地警察一定要负责维护好拍摄现场的秩序，制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在他们的配合下，最后终于使这部影片如期而顺利地完成了。陈冲在拍摄过程中的这段幕后轶事，表现了这位中国留学生的机智、才干和人格、国格。这一事件的本身就可以成为陈冲在美国生活中值得纪录的一项。

(重一摘自《电影世界》)

## 袁世凯的“逆子”

1915年，袁世凯野心勃勃欲称皇帝。他首先征询袁氏家族内部的意见，以求支持。

在他组织的家庭议事会上，他说出了自己的打算，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同。随后，他拿出已准备好的文稿让大家签字、表态。唯独袁的次子袁克文拒不签字。他说，中国社会是向前发展的，不能倒退，帝制不会得民心，只有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袁世凯勃然大怒，大骂袁克文“逆子”，在众人的劝说下，才免遭毒打。

袁克文生于1890年，他好金石、懂古钱、通书籀、工书法，能诗善词作文章，多才多艺。他所收藏的宋版书籍，经过著名的版本家亲自鉴定，认为是很有价值的珍本和善本。他的政见，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郁郁不得志，卒年仅四十岁。

(村林摘自《今晚报》)

## 《追捕》作者有新作

《追捕》的作者西村寿行完成又一部小说《污染的海峡》。小说中深刻地描写了一场悲剧。小说是由一起谋杀案而展开的，并逐渐暴露出黑后台西国石油公司的真面目，情节扣人心弦。

(顺哉摘自《文学报》)

## 陈独秀三次婚姻的悲欢离合

光绪二十三年，陈独秀考中秀才后，由父母包办了清军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大众。陈独秀对这门亲事快怏不乐。这不仅由于高大众大他二岁，更主要的是他对这种包办婚姻深恶痛绝。新婚，起初两人还过得不错，数年之后高大众也为陈家添了几个儿女。但两人间性格和个性的间隙已到难以相容的地步：陈独秀年少得志，颇负才名，而高大众却是个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式妇女，对陈独秀劝她认字不屑一顾。后来陈独秀参加了革命，两人更从个性上分歧变成政治上分歧，她坚决反对他这么做，说他是大逆不道，夫妻常常闹得不可开交。

不久，陈家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妻妹高君曼，她和高大众完全不同，就学于北京女子师范，特别喜爱文学，见识也开阔。此时陈独秀在文化界已有名气，高君曼对他十分崇拜。两人从社会讲到家庭，从男人说到女人，谈得很多，可谁也不觉得时间太长。高君曼告辞的时候，借走了几本书。以后，高君曼借着各种由头，时不时地和陈独秀见面、攀谈。两人过从甚密，自然也少不了风言风语，但高君曼似乎并不在意，而陈独秀也感到只有她才谈得上理解自己。所以也不因人言而回避。相

处日久，两人的感情日趋融洽，陈独秀同高大众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到了名存实亡的境地。后来陈独秀借出国留学机会，索性把高君曼也带去日本留学，留学期间两人终于互相倾吐了爱慕之情，就此形影不离，于一九一〇年在杭州西子湖畔自由结婚。

但是琴瑟和谐的生活里也不乏暗流。高君曼比较注重稳定宁谧的家庭生活，陈独秀却天生就是一个看重家庭生活的人，走南闯北，屡遭风险，老婆也跟着颠沛流离，很难过得上一段安逸的生活。特别是陈独秀参与了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后，高君曼的生活更是充满动荡，甚至还陪着他一起坐过班房。可是这一片苦心独独又没有得到陈独秀的体谅。尤其在对待陈独秀与高大众所生的子女的问题上，陈独秀的固执与偏见，极大地刺伤了高君曼的心；她想把姐姐的儿子延年、乔年接到家里，陈独秀都坚决不同意。高君曼忍无可忍，从口舌之争，发展到出手相打。高君曼自小就娇生惯养，哪能容忍，终于带着自己所生的儿女，离陈独秀而去。直到香消玉殒，也没有再去见陈独秀的面。

婚姻生活中的两度离合，在精神上给陈独秀带来了很大的刺激，其时又正逢大革命失败，不久陈延年和陈乔年也相继壮烈

就义，再加上陈独秀由于犯下右倾错误，受到了党内的批判，他一下子变得心情消沉起来。于是改易姓名，在一个城市贫民聚集地隐居下来。在他这间楼里面住着一位叫潘兰珍的姑娘，她比陈独秀小三十岁，但对陈独秀的敬爱却使他们成了忘年交，不久就一起生活了。几年婚后生活，经济来源大半靠潘兰珍的非薄薪水，她却毫无怨尤。一九三二年十月，陈独秀被捕。当潘兰珍在报上得知自己的丈夫原来就是政府通缉已久的陈独秀时，不由惊喜交加，更觉得自己终生没有误托，于是马上收拾行李赶赴南京，租了一间房子，一面揽活赚点钱，一面抽出时间陪伴和服侍陈独秀。就这样，陈独秀在

南京坐了五年大牢，潘兰珍便风里来雨里去给他送了五年牢饭。

一九三七年陈独秀在党的营救下获释，其时他虽已离党，仍不失中华儿女的骨气，尽管贫病交迫，但也不受国民党的拉拢和停职。潘兰珍始终形影不离地伴随陈独秀，而且从他那里知道了许多过去不懂的革命道理，对他益发敬爱。

由于敌人迫害和窘迫的生活，陈独秀身体已变得很坏，有时胃痛得在床上打滚。一九四二年五月，陈独秀在江津去世了。弥留时，他对潘兰珍说，希望她以后自主，生活务求自立。潘兰珍泣不成声地点头答应了，此后她一直遵守他的遗言，始终以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身份，在自食其力的生活中，走完了人生旅途最后一程。

(转自《每周文摘》)

《龙的传人》的词曲作者侯德健的爱情颇有些罗曼蒂克。他和妻子元贞是一九八〇年相识的。

一天，小侯接到了一位小姐的电话，说是台中静宜文学院中文系的学生，为了实习写作，想来采访他。侯德健随口应允了。来的是姐妹俩，姐姐就是元贞。这位留着刘海、有一双大眼睛的漂亮姑娘，似乎有点任性，不知怎么，两人坠入了情网。元贞的父亲是高雄的一位大老板，出来反对他们，说这太儿戏了。但一九八二年初，侯德健和元贞宣布结婚。元贞心地善良，有点理想主义，把自由散漫的侯德健管束得难以动弹。侯德健说：“我独来独往惯了，能够给别人快活的时间不长。作为朋友相处可以，作为男女的结合，就感觉很辛苦。大家都有点任性，我一工作起来就没有白天黑夜，怕人干扰，于是，彼此有点不协调。”新婚一年半，妻子元贞生下了个胖小子。

一九八三年六月四日，侯德健不辞而别了，飞到大陆，把妻子和爱子留在可望不可及的海峡彼岸。这并非侯德健无情，而是出于不得已。不久前，侯德健收到母亲从香港辗转带来的口信：元贞瘦多了。

(刘欣苻稿)

侯德健的爱情



## 名人与家庭



## 夏青与葛兰



夏青、葛兰是一对听众熟悉的播音伉俪，他们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是与广播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夏青真名叫耿少光，他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解放前夕在东北大学攻读中文，一九四九年九月考入北京新闻学校，学习采编业务。八个月紧张的学习结束后，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选中当了播音员。他的第一个播音老师就是从延安来的著名播音员齐越。

一九五一年，播音组来了个面目清秀的北京姑娘，她文静好学，经常在办公室看书。夏青是个单身汉，自然也就以办公室为家。姑娘逐渐被夏青那广博的知识、沉稳的风度迷住了，成为她第一个崇拜者。事情就是这样简单而自然，他们相爱了。一九五三年，他们住进了只有六个平方米的新房。这位姑

娘，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播音员葛兰。

葛兰真名叫王静荣，她的母亲姓葛。在她高中快毕业时，考上了播音员，她的老师也是齐越。

夫妻二人都是播音员，在生活上有着常人想象不到的困难。上早班，要凌晨三时半起床；下晚班，十二点钟以后才能回家。真是个上班披星，下班戴月，由于夏青不会骑自行车，他俩上下班只好结伴步行。苦中自有苦中乐，月夜步行，竟使他们研究起天文来。一个白雪盖地的夜晚，他俩只顾争论天上的星座，不想却双双掉进了路边的雪坑。在这之后的一次科普宣传活动中，领导要求夏青撰写、播出一篇介绍日蚀的文章，他很快就完成了，这可称得上是业余研究天文学带来的收获吧！

一九五五年的一个深夜，葛兰

就要临产了，夏青赶忙找车将妻子送到医院，他多么想留在葛兰身边啊。但一看表，时间来不及了，他必须立即赶回电台，等着他的是一分一秒也不能延误的呼报台名、放开始曲、预告节目……他把葛兰交给护士，一句话也没来得及说就走了。

孩子长大了一些，他们又开始上夜班。孩子睡觉睡得死，他们下班回来常常敲不开门。于是，他们就让孩子将一条细绳系在手腕上，然后从门缝拉到门外，半夜下班回家，轻轻拽着绳子把孩子唤醒。这样一对志同道合的伴侣，会不会因家庭琐事争吵呢？当然也有。不过，夏青、葛兰有一套为人称道的“冷处理”法，即你发脾气时，我不吭声，等你气消了，再慢慢讲道理；对了坚持，得理让人，错了就改。这套行之有效的“冷处理”法，使得他们避免了许多不愉快，始终保持着美满的生活。

(兵兵摘自《采风报》)

## 我和关牧村的结合

王星军

激动得流了泪，关牧村竟一样激动。我感到意外，就说了我自己的感受，还说到母亲。她开玩笑地说我感情丰富，多愁善感，并说今后去新疆演出一定的去看看我妈妈。我想那不过说说而已。

一天，我妹妹来信说因家里经济情况不好，不能上高中。我心里难过。关牧村见我愁眉不展，再三追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告诉她，自己上学期间，不能为家里分担困难，两个妹妹都差点给了别人，我对不起母亲和妹妹，说着说着伤心地流了泪。关

牧村听了，立即拿出四十元钱，让我先寄回家救急。我把自己的经历都告诉了，她也给我讲了她的家庭和过去，我们的心渐渐靠近了。她含着泪说：“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一句话说得我热泪横流。

摄剧组完成了任务，我和她就要分手了，心里怅然若失。思考了几夜，终于，我第一次当着一个姑娘的面，吞吞吐吐表达了爱情。话还没说完，已是一头的汗。

正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之中时，社会各方面的舆论和压力扑面而来，有人说我胆子大，敢找大名人，谋双方名誉、地位上的差距大，怎么可能真相爱；还有人写信或当面给她谈，我是为了分配，是想利用她往上爬，……

我痛苦，不想让学院的老师和母亲失望，更不忍心让牧村受连累，咬着牙给关牧村写了信，请她重新考虑我们的关系。关牧村接信后痛哭一场，来信说：“爱情是纯洁、高尚、无价的，不能等价交换。我和你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青年，我们的感情一定会融洽，我们的结合一定会幸福。”

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我和关牧村在总政招待所举行了简朴、热闹的婚礼。至今，我们仍然住在招待所，因为我们各自的工作都很忙，经常离别，但是，我们很幸福。说真的，我为自己的妻子感到骄傲，我深深地爱着她。

(焦毅夫摘自《报告文学》)



# 回忆录第一节

刘松岩

爷爷离休后，专心写起了回忆录。他究竟写些什么呢？他从未给我讲过他的战斗故事。我只从奶奶那儿知道，他负过五次伤，立了八次功。这天上午，爷爷在客厅里接待老战友吴爷爷，我趁机溜进了他的书房。

写字台上摆着一叠手稿，我急切地读起来：

一、我第一次参战

一九四×年×月×日，我所在的连要掩护大部队打阻击。我们埋伏在一片树林里，等着敌人上来。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才十七岁。我心中非常害怕。

枪声一响，我腿肚子转开筋了。看到身旁血肉模糊的死、伤战士，我直打哆嗦。

突然，连长向这边喊道：“李三你立即背吴参谋下火线，赶上大部队！”

我叫李山，旁边的一

位战士才叫李三。我真羡慕他有这样的好运。可他却看着连长，又望望我，显然没弄明白是命令他，还是命令我。我竟陡然一阵狂喜，立即跳起来答道：“是！”

背起腿上负了伤的吴参谋便跑。路上，我中了颗冷弹，但我还是背着吴参谋追上了大部队。

一个月后，我竟被授予了二等功！因为我护送的吴参谋带给大部队一个重要情报，使我军取得了一次大捷。可是，我们全连都牺牲在了阻击战中，李三那份死原是我的。我心里难受极了。可我却昧着良心没有向上级报告实情。只是暗暗发誓，要赎回自己的罪过。

以后，我又参加过多

次战斗。我被负罪感折磨着，放弃了死的念头，也打算牺牲在战场上，但却活了下来。于是，我又认定自己不该死，竟渐渐减轻了负罪感，以至完全忘却了。

现在，党让我们写写自己革命历程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我却又想起了这件事，并且又被折磨得受不了了。这是我革命的第一步，也是我对不起革命的第一次，虽然并无多大价值，但我如果不写出来，便会再一次对不起革命，这比死还要可怕……

书房的门响了。我连忙跨到书柜前，装做在找什么书。我十七岁的大脑乱糟糟的。

两位老人走进来，坐在写字台旁的两张藤椅里。半天，吴爷爷才情恳意切地说：

“老李，稿子我就不看了。你更不必拿到杂志上去发表。我就不相信，你当时会那样怕死。我也不能证明，你们连长叫的是李三还是李山。我只知道，你把我背下了火线，我送到了重要情报，你负了伤。”

“那是你不熟悉我们

咬牙，板着脸，伏在他的肩上。

他的两只大手，抓住她的两腿。她半个身子压在他的背上。她感到他浑身的肌肉在跳动，更感到他的两腿在颤抖……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升上心头，使她想起了当年的新婚之夜。

上了彼岸，他轻轻地将她放下。依然低着头，慢吞吞地向前走。她呢，心里冬冬直跳，血液就象这滚滚的流水。她想起了乡亲们劝人的一句俗话：“牙齿有时也要嚼舌头。”而自己，一时的感情冲动，就……

她凝望着他那迟缓而沉重的背影，心潮起伏，两眼闪起了泪光。终于，她从喉咙里迸出四个字：

“哎，你回来！”

她从口袋里掏出“离婚起诉书”，揉成一团，丢到哗哗的急流中……

（阿西摘自《小说创作》）



柳守忠

连续几天的滂沱大雨，河水猛涨。

泥泞的乡村小路上，走着一对气鼓鼓的青年男女。他在前，她在后，都低着头……

他，陡然站住了；她，也停止了脚步。反正她跟他总保持一定距离，好象当年相亲时那样的羞羞答答。

面前，原是低洼的泥坑。由于暴雨，路没（没mò）了。他向后瞟了一眼，脱下塑料凉鞋，裤子卷到大腿弯，涉水上了对岸。

她走到前面一望，皱了皱眉头。

他与她相峙，就象两山间隔着一道峡谷。

伫立了一支烟时辰，他再涉水过来，示意要背她过河。

她咬住牙，嗅着脸，捂紧口袋，辫子往后一甩。

他吃了个闭门羹，只得重新涉水过去，脸色犹如天空的彩虹。

她也脱下塑料凉鞋，将裤子卷到大腿上，一脚跨进了急流。心“格登”一下，身子一斜，差点儿跌倒。她不会游泳，忙退上了岸。

他与她对峙，就象两山间隔着一道峡谷。

又伫立了一支烟时辰，他又涉水过来，背对着她，站在岸边急流里。

她下意识地将手伸进了口袋，向四周望了望，咬

丑丑其实很漂亮，方圆几十里都拔了尖儿。

1 人们都喜欢她，她有很多朋友，可最要好的还数放牛的二蛋哥哥。

有一天，丑丑剥了细柳条的皮，编了一个很好看的凉帽，她很喜欢，可是，这天晌午，她就将那柳帽从自个儿的头上摘下，送给了二蛋哥哥。二蛋哥哥把编下的一大堆野菜搯进了丑丑的篮子里。

黄昏，二蛋哥哥把丑丑扶上牛背，他提着她的篮子，牵着牛走。

那年，丑丑才只有十五岁。

2 丑丑十八那年，出嫁了。男人又大又黑又胖。是个干部，据说，很有钱。

娶她那天，却不见了她。后来她被人们从二蛋哥哥家放干草的窝里拖出来，抱到彩车上。

二蛋哥哥躺在村子外的草坡上，看着彩车离开丑丑家的门，哭着唱那两句古老的山曲儿：

谁朋友谁下个闺女  
定下日子人家娶……

谁知，第三天的一个黄昏，丑丑又跑回了村，她没有回娘家，而是进了二蛋哥哥的屋。第二天早上才走的。走时对二蛋哥哥说：“咱俩总算没白好一场。”

8 丑丑回到娘家，一天三换衣。她男人钱多，她的衣裳多。

她男人当干部常不在，她不当干部也不常在。

婆家那个村的人们给编了这么



张秉毅

一句：“刘大仁那个她，哪里唱戏也短不下。”

她的男人官名就叫刘大仁。

后来，丑丑索性坐着汽车四处跑。她坐的车可不是客车，净是些“解放”、“东风”、“日野”，有内蒙的，有山西的，也有陕西的，她们那地方是三省交界处。

其实，搭这些车是很难的。有些人趁汽车爬坡，从后边趴上去，汽车上了坡，又被司机喊下来。

可丑丑就能搭上，而且不用自己趁上坡往上趴，只要丑丑往公路边一站，车来了，就自动停下，丑丑可净在驾驶室里坐，紧挨着司机。

4 丑丑今天在山西看晋剧，明天在陕西听秧歌，后天又回内蒙瞧二人台。

婆家那个村子有个后生，就给丑丑送了个外号，曰：“全国粮票。”

有一次，这后生到陕西省府谷看大戏，饿了，进饭馆吃饭，掏出钱和粮票，那个穿白褂的女服务员又给了他，说：“你这饭别吃了。”他问：“咋？”女服务员说：“你拿的是内蒙粮票，我们这儿不能用。”这后生说：“我没陕西粮票，就是有，我们那儿也不能用呀。”女服务员说：“你弄全国粮票呀。这后生回村以后就常对人说：“你们有

谁要出门，千万别忘了弄全国粮票，处处吃得开。”

如今，这后生见丑丑逛了太原又串西安，就给送了这么个号。

5 有一天，丑丑回到了家。那个胖男人骂了她，又结实地打了她。

半夜，她拿起菜刀，把男人推醒问：“是你杀我呀，还是我杀你？”

男人吓得跳窗跑了。

丑丑扔下菜刀，上炕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男人回来了，身后跟着两个穿白衣服、戴大盖帽的人，把正在睡着的丑丑推醒，拿出明晃晃的洋铐子，把丑丑的双手锁上了。

“就这样走吗？”丑丑说着便要往起站。

吓得那两个人忙把她按住，摘下那铐子，让她穿衣服。

丑丑拉过衣服又丢开，对站在地下的男人说：“你给我寻新从西安买的那几件。”

丑丑穿上男人扔来的新衣服，洗了脸，把双手伸给了那两个人。

丑丑进了公安局，没几天就疯了，公安局把她又送进医院，也没几天，她就死了。婆家把她埋在一个荒无人迹的野地里。

(居闲摘自《小说创作》)



不管怎么说，新春联是贴上的。尽管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不快。她舒了一口气，进屋去洗手。正洗着时，忽听外面有响声，急忙扑出屋一看，

(下转第五页)

李老师说：“您就帮我写副家庭和睦的吧。”

李老师又是一愣，几乎要喊出声来。只是见客人挺不自在的，只好又作出一副高兴的样子：“好的，我写，我写……”

李老师认真地裁好红纸，轻轻铺在桌上，沉吟片刻，然后提笔一挥而就——“和睦门第春常在，道德人家喜有余”。遗憾的是，在他写到最后，手竟抖动得厉害，竟将浓浓的一滴墨，撒落在“余”字上，弄得不成为一个字了！他摘下眼镜，尴尬地笑了：“哎，毕竟上岁数了，写了几个字，手就抖得如此厉害……”

除夕，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了……

新春联还没有呢。她去找教书的李老师代写一副。真不愧是书香人家，刚进屋，就闻到一股浓重的墨汁味。李老师正展纸挥毫，写自家的春联，见她来了，先是微微一笑，马上又露出几丝笑，客气地让了坐。

“李老师，想请您写副对联。她恳切地说，笑着。

“可以，当然可以。”李老师大大方方答应了，

“不过，您需要什么内容的呢？”

她犹豫了一下，说：“您就帮我写副家庭和睦的吧。”



王树田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常去光顾的绍兴咸亨酒店，最近又新挂出一联一轴。那联是：“小店名气大，老酒醉人多。”轴是：“上大人，孔乙己，高朋满座；化三千，七十士，玉壶生春”。压轴印是：“酒后偷闲”。好个洒脱、诙谐的手笔，它又是出自谁家高手呢？

那是一天傍晚，重新修葺、古色古香的咸亨酒店忽然来了三个风度潇洒的客人。一位是戴眼镜的艺术大师谢晋；一位是剃了半个光头的著名电影演员于是之；另一位是扬名中外的作家李准。三人坐在靠墙壁的雅座上，要了茴香豆、咸煮花生、豆腐皮肉包子、咸煮油豆腐、红烧猪蹄等下酒菜，又叫了二斤甘醇芳香的加饭酒，就面对面地喝起来。过了一会，当服务员又送一碟茴香豆时，李准又开五指括住碟子，风趣横生地学着当年孔乙己的腔调说：“多乎哉？不多也。”引得人们哄堂大笑。谢晋忽然看到柜台边“太白遗风”

青龙牌前，站着—个头戴乌毡帽的绍兴酒客，悄声地开着玩笑道：“阿Q来喝酒罗！”

李准环顾满堂酒客，兴味盎然地说：“你们看，今天都是坐着喝的，大概都属于长衫帮吧！”

他们边津津有味地喝着酒，边兴高采烈地聊天。于是之已有几分醉意，忽然改用绍兴话的腔调说：“我有数哉！”就这样，他们乘着酒兴，叫人拿来纸、笔、墨，别出心裁地作了上面提到的一联一轴，然后，带着驰名中外的绍兴酒，兴味悠悠地飘然归去了。

(朱珠摘自《成都晚报》)

大仲马及其名著《基度山伯爵》已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知；大仲马的儿子小仲马更以他那传世之作《茶花女》令全世界多愁善感的人们为之倾倒。但很多人大概尚不知道在这两位法国文坛巨人之前还有一位曾在青史留名的老仲马——大仲马的爸爸、小仲马的爷爷。

老仲马出身于诺尔曼贵族家庭，受洗礼时取名为托马·亚历山大。他是一位侯爵和一个女黑奴的爱情产物。

一七八〇年，十八岁的托马随父亲来到巴黎。他虽然是个混血儿，但五官端正，体格匀称，而他的肤色恰恰赋予他一种异国情调。很快，他受到了上流社会女人的青睐。他力大惊人，有一天晚上在歌剧院里，一名火枪手

## 拿破仑的将军老仲马

闯进他的包厢，企图侮辱他。年轻的托马一下子就抓起他来扔到楼下的池座席里去了。

后来，托马以仲马这个名字参加了皇家近卫军，很快驰名全国。他能用手抓住马厩的顶梁，用小腿把马从地面上夹起来；他能够把手指分别伸进四支短枪枪口而后摊开手掌把枪平端起来；他还曾一个人在桥头挡住了敌人一个骑兵连的进攻。

一七九三年，三十一岁的仲马擢升为将军，在二十六岁的拿破仑麾下作战。他作战勇敢，却不擅权术。一些嫉妒他的军官

常常在拿破仑的面前诋毁他，因而拿破仑对仲马的态度亦时亲时疏。每当仲马感到受了侮辱提出要退伍时，聪明的拿破仑知道，只消把他派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就能平息他的怒气。

老仲马是个正直的人，当他意识到拿破仑只是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才打仗时，便毅然跟他决裂。一八〇一年五月一日，老仲马被强令退役，第二年的七月二十四日，亚历山大·仲马(大仲马)出世。一八〇三年，老仲马去世，死时才四十一岁。

(选自《周末》)

## 宗泽和金华火腿

宋代名将宗泽，是浙江义乌人，在金兵进犯时，他是个主战派。

在岳飞还是个无名小卒的时候，有一次犯了军纪，被推出去问斩。这时候正道宗泽出帐，看到被绑出去的士兵红光满面，一表人才，连忙喝退刀斧手，把岳飞带进帐内，问：“你犯了什么大罪？”岳飞回答：“为的是空负壮志，无法精忠报国。刚才喝酒解闷，因口角差点打死了人。”宗泽便命他带罪迎战金兀术，立功赎罪。

宗泽自从保了岳飞以后，连连得胜，沿途的百姓经常抬着大肥猪来慰问，一时猪肉多得吃不了。宗泽就命人将猪腿割下，腌制起来。由于腌制的猪腿又湿又重，行军携带不便，所以常常把它们匆匆晒上几个太阳，并挂在风中吹晾。日子一久，腿肉

红得如火，大家都叫它“火腿”。

宗泽抗金胜利的消息，不断传到家乡，百姓们高兴地奔走相告。又听人说，军中的“火腿”别有风味，家乡人自然也如法制作起来。久而久之，“金华火腿”便成了这里著名的特产之一。

(志清杂稿)

(上接第二页)刚刚贴上去的新春联已不知被谁揭去了！  
“哼！一副春联也偷，敢情穷到家了！”她狠狠地咒骂着，心里也不免有些奇怪。忽然，联想到另外的事情上，顿时明白了大半。于是，她不再骂了，只是低声地嘟囔着：“一副写错了的春联，值得吗？”回到屋里，她的目光不由自主

地又落在一张小床上——那是她的婆婆睡了八十年，最后死在上面的。一张小床。临死的时候，还用异样的目光瞅了她一眼……她突然觉得不安起来，仿佛有无数异样的目光朝她射来，使她不堪忍受！象听到一个严厉的命令一般，等不到天明，她要去找山村四十九户人家——拜个早年！

……当她鼓着勇气，走进四十九户人家，又陪着笑脸，从四十九户人家走出后，家家都点燃鞭炮来送她——按照传统的习俗，除夕放鞭爆，是为了驱除罪恶的。对于一个虐待自己的婆婆致死的女人，大家采取了一致的惩罚方式。除夕夜，山村里一派喜气洋洋。如果注意的话，可以听到，只有一户人家传出隐隐的哭泣声…… (手绢存稿)



# 珍妃墓失盗纪实



河北作家吴长城撰文介绍了珍妃墓被盜经过，摘要如下：

珍妃墓在河北省易县城西约二十华里的清西陵中，号崇妃陵。她二十四岁被慈禧害死后葬在这里，谁知，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她的墓又被盜，算来此时她正好63岁。距西陵五里的凤凰台村年已72岁的关有仁老汉，讲述了他参与盜珍妃墓的经过：

易县当时已被日军占领。这一天，我村郭士臣到我家串门，提出拉竿子(即当土匪)盜皇陵墓以解除饿死的威胁。两人合计好后，开始找人：第一个是凤凰台人穿得叮当响的光杆汉李汉光，人称“李大胆”；第二个第三个是龙里村的那保生和苏文生；还从上岭村找到打猎出身的李家父子。这么就串通了七八个人。

第三天，我们陆续到郭士臣家，商量起盜墓的事来。盜墓老手李汉光出主意挖珍妃墓。过了两天，大家把各种家什准备齐全，开始行动。

十一月的一天，我们来到崇妃陵，几个人用洋镐刨开室顶(即坟头)上的砖，到后半夜，终于挖出一个宽约五尺、深约一丈的竖洞，再向下就碰到金券顶面(即地宫的顶面)。这时，东边天色发白，我们不便久留，只得把家什一收，悄悄溜出陵墓。

第三天，天黑以后，我们开始挖珍妃墓，挖开后进入地宫。这地宫有两丈长，三丈宽，是一个长方体石头房子。地宫正北面有宝床，宝床上放着一口巨大的棺木。这就是珍妃的棺槨了，仍然油漆乌亮。李汉光先把马灯从砍开的圆窗窰里放进去，然后只身钻入棺内。他借着灯光，只见珍妃头戴凤冠，身披霞帔，左手握着一块玲珑透明的白玉簪花，头上插着几枝碧绿的玉簪，身旁还放着许多陪葬物，都是一些金银、宝石、珍珠、玛瑙。他急急忙忙把这些宝物一件一件地装进事先准备好的马褂子里，用手一搽，从棺材里钻出来。宝贝到手后，我们把盜陵的穴洞填堵平整。一伙人仓皇皇地离开了崇妃陵。没几天，盜墓的消息传开。我们做了亏心事，真觉得夜夜鬼叫门。不久，伪满洲军开来驻扎，我们一看风声不对，都带着分的宝物跑了。李大胆后来被伪满洲军抓去砍了头，其他的人以后不知怎么了。

关有仁最后说：“盜珍妃陵，是我一生犯的最大错误，不，应该说是犯罪。虽然我未受到严厉的处罚，但心里可一直有愧呀！”

(据《每周文摘》)

## 坦克租赁公司

美国曼逊城的赫伯特·潘英尼特先生原是一位集邮家，偶然的原因，使他成为搜集坦克的专家。二十一年前的一个夜晚，潘英尼特视为珍宝的邮票全部被人从保险柜中偷走。气愤之下他对天发誓，从此只收集那些任何人也偷不走、夺不走的東西。不久，潘英尼特开始收集各种型号的旧坦克。

二十年来，赫伯特·潘英尼特搜集了第二次大战后的各种坦克、装甲车共153辆，组成了一支“私人装甲部队”。这不仅是一个坦克博览会，因为这些坦克可以出租，因此，这也是一个“坦克租赁公司”。想拍战争片的影片公司或电视台，可以到这个“公司”租赁所需型号的坦克或装甲车。有的军事学院，也向这家“公司”租赁古煎坦克作为向

学生讲战争史的教材。

前些天，赫伯特·潘英尼特过五十五岁生日时，他的女儿别出心裁为他安排了一个不寻常的庆祝仪式。在生日那天，她让在这支“私人装甲部队”担任维修工作的六个人，开着三辆坦克轰隆隆地从门前经过，经达门口时，三辆坦克的上盖打开了，三个人从中探出身子，向站在阳台上的潘英尼特行军礼，并向他抛出一束鲜花，丝带上写着：“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潘英尼特由女儿陪着，在房前草地上检阅他那支独特的“私人装甲部队”。据说，这个租赁公司也可以把坦克租出为祝寿用，就象在潘英尼特五十五岁生日那样，不过需付出大量的租赁费和运输费。

(仲义译稿)

## 碧玺莲花

一九二四年，曾经发生过一件震惊中外的“东陵大盜”案。军阀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借口，炸开了位于河北遵化县境内清朝皇帝的墓穴(东陵)。在慈禧的墓里，发现死者脚下有一朵色彩绚丽的、用宝石制作的莲花。据史料记载，这朵莲花是用碧玺雕琢的，重三十六两八钱，价值白银七十五万两，每两碧玺值两万两白银。可见，碧玺宝石之珍贵。

碧玺，是一种宝石的工艺名称。它是叫做电气石的天然矿物。什么叫电气石？据科学试验证明：将此矿物加热到一百摄氏度时，这种柱状矿物的一端带正电荷，另一端则带负电荷。冷却后，电荷正好相反。因而被命名为“电气石”。新疆的阿尔泰山、昆仑山等地的花岗伟晶岩中出产电气石。

电气石中颜色鲜艳、晶体晶莹通透、绉裂稀少、断面直径达二毫米以上者，可以用作宝石，称为碧玺。

碧玺是一种中档宝石，可以制作朝珠、鸡心、耳坠、鼻烟壶以及各种刻面棱石和工艺品。用阿尔泰山的串色碧玺琢磨的鸡心，售价达四千美元。按今年二月份美国市场部分宝石的零售价格，一颗二毫米标准钻磨法的绿碧玺，价值二点九美元。

碧玺不仅可作宝石，由于它具有特殊性能，在现代工业中是一种很贵重的材料。

(原载《新疆日报》)

